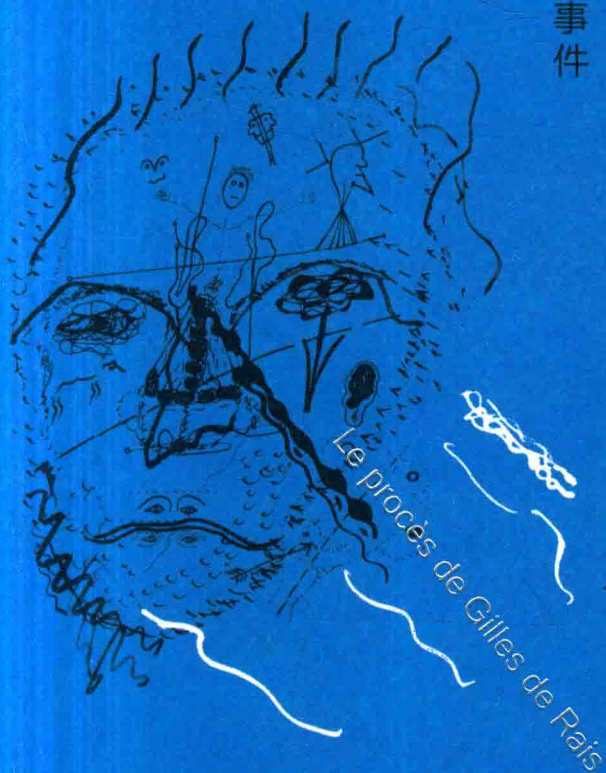


吉尔·德·莱斯案

蓝胡子事件



GEORGES

BATAILLE

〔法〕乔治·巴塔耶 著 赵岑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周 宪

吉尔·德·莱斯案

蓝胡子事件

Le procès
de Gilles
de Rais

GEORGES
BATAILLE

[法] 乔治·巴塔耶 著 赵苓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尔·德·莱斯案：蓝胡子事件 / (法) 乔治·巴塔耶著；赵苓岑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1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ISBN 978-7-305-19430-6

I. ①吉… II. ①乔… ②赵… III. ①法国-中世纪史-史料 IV. ①K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811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棱镜精装人文译丛

书 名 吉尔·德·莱斯案——蓝胡子事件

著 者 [法] 乔治·巴塔耶

译 者 赵苓岑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32 印张 13.75 字数 213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30-6

定 价 60.00 元

网 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njupress

销售咨询：(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书中吉尔·德·莱斯案教会与俗世诉讼文本遵循原件,附乔治·巴塔耶评注

教会诉讼文书原件为拉丁文,经皮埃尔·克罗索斯基翻译为法文

前 言

博萨尔神父称吉尔·德·莱斯案“与圣女贞德案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也说：“两案成中世纪之最，或许到了近代也如此。”此后，虽另有震惊大案，但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博萨尔所说。作为迄今为止吉尔·德·莱斯案最重要的文字记录，博萨尔神父此书在今天看来确实年代久远，也并非诉讼文书；但事实上配得上“最好”二字。但当时因出版方面的原因，导致今时今日很难窥见原书全貌。亏得长久细致的研究，我们得以在此呈现再版内容。还望不负档案的特殊价值。

我们坚持在引言中交代清楚人物相关。首先是概论。但凡可以，均按时间顺序补充了部分历史细节及背景。

注：我们沿用了如今通用的官方地名，但保留

了“莱斯”，弃用当前名称“雷斯”。事实上“雷斯”并不符合读音，十五世纪时通常写作“莱斯”，也有“莱丝”的写法。按当地读音应该为“莱斯”，而非“雷斯”。

不同文本在处理人名时有出入，偶尔也有错乱之处，所以我们只能尽力落实人名。仅有一点要注意：凡原文出现“瑟”的地方，均以更符合发音的“塞”替换（比如“普兰塞”）。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1
I 吉尔·德·莱斯之悲剧	3
II 史料分析	95
吉尔·德·莱斯案档案	249
第一部分 教会审判	250
I 预备阶段文书	251
II 庭审记录	255
III 证人证言	320
第二部分 世俗审判	370
I 非正式庭审记事	371
II 布列塔尼公爵特派员调查报告	375
III 后续记录	407
参考文献	424

引 言



I 吉尔·德·莱斯之悲剧

1. 圣魔

吉尔·德·莱斯之光经久不灭，皆因罪过。他是否如我们所想，为史上罪大恶极第一人？基本上，这种说法纯属冒失，经不起推敲。罪乃人类属性，甚至独属于人类，但它隐而不发、看不透也避人耳目。罪，遮遮掩掩、藏而不露所以令人恐惧。恐惧之时我们便有如深陷黑夜，夜愈深我们愈往最坏的方向想，实际上也的确存在最坏的可能，甚至可以说罪最终总会走向最坏的可能。

所以，判夺罪行尺度的并非现实罪，而是传说、神话、文学，尤以悲情文学为最。永远也不要忘记是谁独自呐喊出罪的真相，不正是传奇色彩？

所以说，一旦涉及吉尔·德·莱斯事件，不可避免总要提及其非凡意义；而且到了最后就连与之相关的日常琐碎也总能让人浮想联翩。吉尔·德·莱斯的累累罪行总让人有种登峰造极的错觉。他显赫、家财万贯、战功赫赫却受千夫所指最终被判死刑，但他的供认不讳、眼泪和悔恨却令兴奋的众人乱了心神，一切无不将他捧上顶点。

或许根本说不清蜂拥而至的人群何以在他临受酷刑时产生如此情感。吉尔·德·莱斯无非一个野蛮战争洗礼下不加克制、肆无忌惮的封建领主，并无丁点铺垫指向群众最终的同情。不过若问当时为何举世震惊，汹涌而不计后果的狂浪激情倒可以解释一二。正因为汹涌的病态之恶所以罪犯杀人无数，所以才有了悔恨汹涌。大众情感无非这一极端暴力的反应，而极端，正是吉尔·德·莱斯不计后果的一生。吉尔·德·莱斯是个悲剧的罪犯：因为罪而悲剧，在这一点上，比之他人，甚至比之任何人，他都的的确确是个悲剧人物。

想想他残杀幼童的累累罪行。想想那噤若寒蝉的大多数：恐惧笼罩下越聚越多沉默的大多数。因害怕报复，一个个受害人亲属心生顾虑不敢发声。庞大营垒投下森森魅影，也蔓延着封建社会的焦虑。今时今日吸引游人的堡垒遗迹曾是恶魔一

般的牢笼，森森营垒中多少生死挣扎的记忆，呻吟与惨叫有时却只能窒息其中。往后被人称为蓝胡子城堡的吉尔·德·莱斯童话般的城堡，必然使人想到一次次残害幼童的恶行，而主宰这一切的并非坏心眼的仙女，而是一个渴血之人。累累罪行的背后凸显着让他爆发——让他爆发也让他步入歧路的无边混乱。借由法庭书记员当堂记录的罪犯供述可知，肉欲并非其行凶的关键。或许罪犯的确横跨受害人腹部，自慰一番然后对着将死之人射精；但对他来说，性快感远不及目睹死亡来得痛快。他享受亲眼看见受害人肉体撕裂、喉咙破开、碎尸及鲜血四溅的场面。

但要满足他的胃口还差亮眼的一笔：吉尔·德·莱斯想要万人之上。奥尔良战役凯旋继而参与国王加冕礼后，这位法国元帅接手了曾经的皇家军。自此之后，策马出行有皇家护卫队开道，有整个“僧团”相伴。所到之处，传令官一名，军士两百加礼号通传，麾下议事司铎、主教级人员、唱经班及受其控制的幼童骑马相随，极尽奢华。吉尔·德·莱斯要绚烂夺目，哪怕挥霍一空。为满足自己一股脑狂热激起的满腔欲望，他完全没有计划，挥金如土。精神错乱之人才至如此铺张浪费：一掷千金买盛演，席间各式美酒佳肴。不惜一切代价要闪亮登

场,但炫耀了一切却始终不能炫耀罪犯供述时引以为傲却又必然掩饰的一点:罪……

罪,必然召唤黑夜;无黑夜无所谓罪,但我们有时会因为恐惧黑夜而憧憬光明。

所以与莱斯连环弑童案同一时期的阿兹特克人人祭就逊色不少。阿兹特克人于烈日之下于金字塔顶端人祭,恰恰少了那一份对白昼的厌恶以及对黑夜的渴望。

而罪之根本就在于戏剧效果:总有一天罪犯终将揭下面具,揭开面具之时才最具戏剧张力。吉尔·德·莱斯有一种狂热的表演欲:以供认无耻罪行、热泪盈眶、悔恨等手段将自己行刑之时塑造得悲壮。眼见一位大领主声泪俱下表达着自己的悔恨与歉疚,眼见他如此谦卑地祈求受害人亲属的宽恕,围观他死刑的聚众似乎愣住了。吉尔·德·莱斯希望先于自己的两个共犯赴死,所以就当着两人受了绞刑再遭烈火焚烧。参与屠杀、双手沾满鲜血的仆从二人(至少其中一人也曾遭吉尔·德·莱斯猥亵)长久以来见其主上吉尔·德·莱斯无休止地苦海中翻滚,早已视他为“圣魔”。到了临刑一刻,吉尔·德·莱斯又成了众人之“圣魔”。

一生只要有三两同谋(西雷、布里克维尔、昂列及普尔图等人)围观便能满足吉尔·德·莱斯的表

现欲……但绞刑后当吉尔·德·莱斯的尸身出现在公众面前、淹没于刽子手点燃的熊熊烈火中，此时吉尔·德·莱斯之死以及死前他的供认不讳便对人潮产生了痉挛一般的效应。

吉尔·德·莱斯首先是个悲剧人物，莎士比亚式主人公。吉尔·德·莱斯家族在其死后精心撰写的《陈情表》（吉尔·德·莱斯死后其家族继承人为说明吉尔·德·莱斯挥霍的情况，以《陈情表》为名公开了这一事实）中有段话倒能贴切地追忆吉尔·德·莱斯：“无人不知他挥霍无度、毫无理财的意识及能力，这也符合他喜怒无常的行事作风，他经常一大清早独自出门，但凡有人提醒他这样不妥，他便失心疯一般毫无理智可言。”^①他也清楚自己恶魔的秉性。他自称“生就灾星，世人很难理解他的累累罪行”。这起连环弑童案的共犯之一曾听他亲口说过“永远无人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又或者说是命数如此……

或许他想要利用迷信将自我打造成另类生物：按自己的方式超自然地存在着，同受上帝及魔鬼眷

^① 《吉尔·德·莱斯继承人陈情表——挥霍的一生》，选自H.莫里斯修士《回忆录》，第二卷第一辑，第338页。（本书所有未标明“译注”的注释，皆为原注。）

顾。世俗世界、现实世界害了他，自他出生便填充了太多完满，最后却不支持他到底。他以为但凡他呼唤，魔鬼便会第一时间赶来雪中送炭。罪与持久的虔诚都能让他产生一种身于神圣世界的归属感，所以他相信关键时刻绝没理由伸手无援。他以为即便自己莽撞冒失魔鬼也会为他弥补！而魔鬼的援手，终究一点一点剥蚀了他，也因他盲从、为人利用终究任江湖术士摆布。吉尔·德·莱斯的一生完完全全就是一出浮士德医生的悲剧，但更为幼稚。实际上，面对魔鬼我们这位罪孽的怪物在战栗。救命稻草一般的魔鬼不仅令他战栗，也让他滑稽又虔诚地恐惧，让他卑微地祈祷。浑身沾满鲜血的怪物竟如此这般懦弱如鼠。

莱斯之厚颜无耻简直闻所未闻，直至最后他仍在幻想全身而退，幻想着即便恶行昭昭仍能躲开地狱之火——在他看来所谓的地狱之火恐怕只是烧炭人的生存信仰。即便他呼求魔鬼也盼着东山再起，但自始至终他也算个虔诚的基督信徒，无非幼稚了一些。死亡阴影未至那几月他尚且自由，告解时他走近圣体柜，即便在这样的场合他也表现得谦卑有礼：马什库勒天主堂内，平民散开为这位大领主让道，吉尔却拒绝并让穷苦的人们留下。这时的吉尔时常为焦虑折磨不愿继续那浴血的狂欢，打算

远走他乡到耶路撒冷的圣墓前哭诉。

他幻想着羁旅不停或许灵魂就能获得救赎……但也仅限于幻想，实际是宿疾难清。被捕前数日他不又割开了幼童喉咙？

这般离经叛道反而并不违背基督教之精神，真正的基督教，吉尔·德·莱斯的基督教几乎每时每刻都骇人！并且敞开双手宽恕罪恶。或许基督教实际上恰因罪而生，因恐惧而生，某种意义上它需要恐惧，因为有了恐惧才有之后的宽恕。所以我想，圣奥古斯丁的呐喊“Felix culpa!”应该理解为“有幸堕落！”——包容一切不可饶恕之罪。基督教牵扯着人性，而人性本身就包含着极端的癫狂，所以唯独基督教承诺：容忍极端的癫狂。所以说若非一个凶残至极的封建领主吉尔·德·莱斯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怎能真正理解基督教？

或许基督教尤其关系着远古的人性——完全敞向暴力的远古人性？无论吉尔·德·莱斯式癫狂的基督教还是其累累罪行无不让人看到远古的影子，“一大清早独自出门……”

2. 蓝胡子与吉尔·德·莱斯

我不认为基督教希望理性至上。基督教想要的很可能并非一个暴力全无的世界。基督教牵涉暴力,因为正是基督教所求的灵魂之力在支撑着暴力。吉尔·德·莱斯的种种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基督教的境遇,所以看着这出喜剧、看他想方设法割断幼童喉咙、献身魔鬼却又想灵魂得永福实在无须惊讶……无论怎么看摆在我们眼前的,都是理性的反面。吉尔·德·莱斯完全无所谓理性。无论怎么看他就是怪物。所以世人记忆中的他才成了传说怪物。在他生活过的地方,世人的回忆也确实容易与蓝胡子传说相混淆。实际上安茹人、普瓦图人、布列塔尼人记忆中马什库勒城堡、提弗日城堡、尚多塞城堡的主人蓝胡子与佩罗童话里的蓝胡子并无相似之处。童话中有一间不容任何人出入的房间,还有一把血迹斑斑的钥匙,女主人公的姐姐安娜偷偷跑到塔顶看救兵是否已到,但这些完全无法对应吉尔·德·莱斯的生活……再者,仅凭传说故事也看不出传说与真实事件的关联。大众借助想象将吉尔·德·莱